



CHEN HONGSHOU: HIS LIFE & ART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WAN-GO WENG

CHEN HONGSHOU: HIS LIFE & ART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WAN-GO WENG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翁萬戈 編著

62844

陳洪綬



200628446



陳 洪 綬

上卷·文字編

編 著：翁萬戈

責任編輯：周衛明

出版發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市長樂路672弄33號)

製版印刷：上海市美術印刷廠

裝 訂：上海裝訂廠

經 銷：全國新華書店

開 本：787×1092 1/8

印 張：33

版 次：1997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數：0001—2000

書 號：ISBN 7-5322-1780-9/J·1685

定 價：260 圓

版權所有

陳
章
侯
公
像



陳洪綬

編 著：翁萬戈
策 劃：龔繼先
責任編輯：周衛明
裝幀設計：陸全根
版面設計：周衛明
技術編輯：陶文龍 錢勤毅
英文翻譯：翁萬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Chen Hongshou: His Life & Art

Writer: Wan-go Weng
Planner: Gong Jixian
Editor: Zhou Weiming
Designer: Lu Quangen
Layout: Zhou Weiming
Technical Editors: Tao Wenlong Qian Qingyi
English Captions: Wan-go Weng
Publisher: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上卷·文字編

目 錄

- 1 · 序 言 黃湧泉
- 3 · 自 序 翁萬戈
- 9 · 第一章 陳洪綬生平
- 52 · 第二章 陳洪綬的繪畫
上 現存作品分述
- 99 · 第二章 陳洪綬的繪畫
下 總述
- 118 · 第二章 陳洪綬的繪畫
附 版畫
- 121 · 第三章 陳洪綬的書法
- 141 · 第四章 陳洪綬的詩文
- 150 · 第五章 陳洪綬書畫的鑑定
- 162 · 第六章 陳洪綬的影響
- 166 · 附錄一 關於陳洪綬《龜蛇圖》
- 170 · 附錄二 關於陳洪綬《水滸葉子》(黃君倩刻)
- 177 · 附錄三 關於陳洪綬《寶綸堂集》
- 181 · 《陳洪綬書畫編年表》及《陳洪綬書畫附表》凡例
- 182 · 陳洪綬書畫編年表
- 196 · 陳洪綬書畫附表
- 207 · 陳洪綬款印
- 210 · 陳洪綬名號演變表
- 211 · 陳洪綬名款編年表
- 231 · 陳洪綬印鑑編年表
- 244 · 參考書目

序 言

黃湧泉

明末清初藝術大師陳洪綬，與北方崔子忠齊名，號稱“南陳北崔”。前人評論他的人物畫“力量氣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當代國際學者推尊他為“代表十七世紀出現許多有徹底的個人獨特風格藝術家之中的第一人”。

從清初周亮工、毛奇齡算起，三百多年來研究陳洪綬的學者知多少。前修未周，後賢增補，接力探索，學術日益昌明。就我所知，當今研究最力者，允推美國翁萬戈先生。

華美協進社名譽社長翁萬戈先生是一位國際社會活動家，出身名門望族，自幼誦讀經史，兼習詩文書畫，博學多才，精鑑賞，富收藏。他的高祖翁同龢遺傳下來的大量書畫、碑帖、古籍中，有不少陳洪綬銘心絕品。門風熏陶，使他很早就從事於研究工作。一九七六年發表《陳洪綬畫博古牌刻本》論文，考證自陶朱公至白圭四十八位古代歷史人物的出處，辨釋牌上帶有古體字的行書題讚，功力之深，可見一斑。

萬戈先生定居美國已逾半個世紀，歷遊世界各地參觀訪問。一九七九年十月，他來到杭州，承蒙垂愛，與我訂交於西子湖畔文瀾閣。由於我們共仰老蓮，志趣相投，一見如故。十五年來，隔海頻通音問，五次聚首錢塘，聲氣相求，切磋砥礪，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今年四月，萬戈先生完成其長期研究陳洪綬的心血之作，將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付梓前自美國寄示文稿，先睹為快，得益非淺，聊抒感受，以諗同好。

全書洋洋數十萬言，作者以嚴謹求實的精神，從大量的文獻史料和實物材料中，通過認真考辨，梳理出經緯脈絡，提綱挈領，分為“生平”、“繪畫”、“書法”、“詩文”、“鑑定”、“影響”六章，各章主題突出，獨立成篇，又相互聯繫，相互補充。另撰“書畫編年表”、“款印”兩節，附錄關於《龜蛇圖》、《水滸葉子》、《寶綸堂集》三篇專論，暢其說而後止，前後呼應，渾然一體。

令人矚目的是，“生平”、“繪畫”、“書法”三章中，分別統一劃分為少(一歲到十八歲)、早(十九歲到三十三歲)、中(三十四歲到四十七歲)、晚(四十八歲到五十五歲)四個時期，每個時期或宏觀考察，或微觀分析，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如此全方面多角度展示陳洪綬一生思想言行及其書畫創作的演變軌迹，實為前所未有的創舉。

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陳洪綬書畫，數量相當可觀，真偽混雜，而且沒有年款者居多，要全面搜集、整理、鑑定、斷代、分期，真是談何容易！同時，陳洪綬少期、早期的作品甚少，看法又不一致，僅就流傳下來最早的一件陳洪綬童年所畫的《龜蛇圖》軸而言，萬戈先生三次專程來杭州詳審細察，慧眼識稀品。書中《陳洪綬書畫編年表》所列作品，自明萬曆三十七年《龜蛇圖》軸至清順治九年《致菁蓮函》，以年代先後為序，多達二百六十餘目，均註明收

藏出處，爲陳洪綬書畫分期提供了實物依據。

爲什麼有些“知名”的陳洪綬作品沒有提到？“鑑定”章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審定流傳下來的三件大同小異的《麻姑圖》軸，都是迎合當時市場需要而造出來作爲壽禮的假貨。《淮南八公圖》卷傳世不止一本，來源於一稿，如果原稿出是真迹，也是幾經傳抄大失原樣了。《喬松仙壽圖》舊藏清宮，《石渠寶笈三編》、臺北《故宮書畫錄》著錄。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國看到一部書中甚至說是陳洪綬三十八歲精力專注的“傑出作品”。萬戈先生從繪畫本身結合《冰壺秋色圖》軸、《寶綸堂集》等各方面詳加考辨，判斷這是一件筆墨板滯、題詩拼湊加句的贗鼎。這一章中還分析了其他五花八門的偽品，論點入木三分，很有說服力。十五年前徐邦達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中稱許翁先生“精於書畫鑑別”，果然名不虛傳。

陳洪綬不僅擅長書畫，文學功力也很深，詩文富有感情，真率動人。“生平”一章中，從十五歲寫的情辭並茂的《壽胡母文》，到五十五歲扶病手書字句淒惋的《致菁蓮函》；從踏進社會時的“好事日多常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到明朝滅亡後的“國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勝哀”，文如其人，詩言志，不同時期的詩文，反映了陳洪綬從少年到晚年的精神面貌。

萬戈先生認爲陳洪綬很有資格被列爲晚明詩人之一，然而並沒有得到適當的承認。他獨抒己見，特闢“詩文”一章，專論陳洪綬的寫作成就。總評這位書畫家的詩“有樸質自然之長，也有以文爲詩之短，但不失爲晚明詩壇上一位發出心聲的歌者”。持平論中見真知，真知扎根於評論者深厚的文學素養。

綜觀全書，材料豐富，論證精闢，融歷史、書畫、詩文、鑑定於一體，創見迭出，美不勝收。特別是與文字相配套的，還有數百幅精彩圖版，煌煌炳炳，蔚爲大觀，囊括了陳洪綬各個時期的藝術創作，其中不乏罕見佳品。圖版與文字交相輝映，相得益彰，進一步提高了這部著作的學術研究價值。

萬戈先生長我九歲，年逾古稀，狀似花甲，精力非常充沛。他以得天獨厚的條件，鍥而不捨的毅力，在研究陳洪綬的深度和廣度上取得了開拓性的成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貢獻是很大的。作爲老蓮同好，讀後浮想萬千，欣然爲作此文，以表欽佩之情。

黃湧泉

一九九六年一月於杭州

自序

翁萬戈

—

“余幼時得見悔遲三友圖，讀其題詩，悽厲動魄，因篤好之……”這是我高祖翁同龢(松禪老人)約在一八九〇年題跋草稿開頭的幾句；這卷畫(即陳洪綬一六五一年所作的《三處士圖》卷)是松禪老人之父翁心存(卒謚文端)在一八四九年得之故鄉常熟沈氏，“喜誦其詩，常以自隨”(松禪跋中語)，卒後傳給長子翁同書(卒謚文勤)，後來由兄及弟，到松禪老人手中。一八九〇年，他在畫後長跋裏，有步陳章侯韻的五言詩，其中數句顯出他對陳氏藝術的篤好及認識：“我於近人畫，頗愛陳章侯：衣綃帶風色，士女多長頭。鐵面眼有稜，儼似河朔酋；次者寫花鳥，不以院體求；愈拙愈簡古，逸氣真旁流……”

這《三處士圖》卷傳到我，已歷六世，幾一百五十年。高祖一生又收集了一些悔遲名迹，也都使我能朝夕觀賞，所以我研究陳洪綬並非偶然的。實際上，觀賞與研究是兩回事，觀賞是愉快而輕鬆的活動，研究是辛苦而系統的工作。幾十年來，有緣在歐美及亞洲各處見到不少陳氏的作品，但開始作研究，卻由於朋友的慫恿和鼓勵。

第一位是亦師亦友的歷史學家房兆楹教授。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主持一班中國歷史研究生討論會的時候，請我去講一個中國美術史的題目，我就選了“陳洪綬”。那是一九六五年前後，我開始搜集資料，看參考書，仔細把家藏的幾件冊頁摩挲攝影，準備講演。這時我初次閱讀了陳氏的詩文集《寶綸堂集》及黃湧泉先生的《陳洪綬年譜》。我的講題是“悔遲”：如何一位文學藝術的天才，生逢天翻地覆之變，愧悔無救國之力，徒以書畫成名；但明亡之後，反而能集中精力，創作出爐火純青的藝術傳世。這篇講稿很短，毫無發明，祇是向未聞此公大名的異邦學者作了粗線條的介紹，然而卻引起那時主持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的狄伯瑞教授(原名是 Wm. Theodore de Bary)的興趣。狄伯瑞教授說如果我寫成專書，他願幫助出版。可惜我那時正在編寫和攝製一系列講中國歷史的教育影片，無法分出時間，這個機會就錯過了。

第二位是甲骨文學者及古籍出版企業家嚴一萍先生。他在很成功地影印了我家藏的宋刊《施顧注蘇詩》之後，看中了松禪老人題了六次的《陳章侯畫博古牌刻本》；在一九七六年影印的時候，囑我寫一篇序。可巧我剛完成了那套中國歷史教育影片，於是藉此下了一番功夫。在這篇長序中，先寫“一、關於陳洪綬”，把他一生分為初、早、中、晚四期，略述其生活與作品的關係，作為瞭解陳洪綬於一六五一年製《博古牌》的背景知識；再寫“二、關於博古牌”，把四十八幅的人物故實一一考證，及“釋”出陳氏在每幅上的題辭。這雖然祇是一件作品，但研究時的工作量相當可觀，的確是編寫本書的試航，也可以說為本書打了一個小型的

基礎。慚愧的是，這一點研究作完之後，我就計劃遷出紐約，奔跑美國西岸南角尋棲身之處，但終於決定到東北一小鎮，在一塊小溪流經叢林的半山之地開荒造屋；由自己設計、畫圖、督工，創出了“萊溪居”，具備了研究工作者的環境。可是爲了美國朋友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寫一本收藏目錄兼自己攝影(宋元明清書畫精品，一般攝影師不知道怎樣小心地動手及減少光熱)，及一些其他的雜事，轉眼就過了幾年。一九七九年中美恢復邦交，使我可以重返故國，與闊別了三十年的親友見面，並可暢遊常在夢寐中的名勝古迹。到了杭州，先不雇遊船在西子湖中飄蕩，直去浙江省博物館，要求會見黃湧泉先生。那時國內還沒有完全開放，我這個要求並不是很容易地獲准。由於我的堅持與耐心終於達到成功，與黃湧泉先生見面後長談如故友；我不揣冒昧，將《陳章侯畫博古牌刻本》的序文向他請教。承他不棄，在第二天再會的時候，觀看館藏的陳洪綬《龜蛇圖》，使我眼界擴展到陳氏最早的畫；同時對我粗淺的研究工作鼓勵有加，使我增強了進一步探求的信心。不料此後得到機會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先生合作，編製出版一厚冊英文的《故宮博物院》。此書圖文並重，全面描述故宮建築，及院藏陶瓷、青銅器、書畫、雕塑、玉器、工藝品和珍寶，整整用了兩年的時間。繼以遭逢紐約華美協進社的危機，感到她對我早年的幫助，不得不全力以赴，從挽救到整頓到復興，足足苦幹四年半，纔達到歡祝該社成立六十週年的盛典，允許我退休還鄉(即紐約北五百公里的萊溪居)。好不容易再拾起僻地困學的生涯；轉眼就幾經寒暑，從得識第三位鼓勵我研究陳洪綬的黃湧泉先生那時算起，這工作已經擱置了十年！

第四位是前遼寧省博物館館長楊仁愷先生。一九八九年秋，欣逢遼寧省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的紀念，他邀我參加，並囑我講一篇論文。自然我選了“陳洪綬”這個題目。於是重整旗鼓，在舊底子上再加新佐料，講陳氏作畫“亦真亦奇”的特點。想不到講完之後，受到楊先生的讚許；而且參加盛會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總編輯龔繼先先生挺身而出，提議我把這題目寫成專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願意出版。龔先生從遼寧返滬後，他的提議得到了謝稚柳先生的支持。於是一九九〇年春，我開始積極準備，作比較有系統的編寫計劃。這就是本書的起點。

二

工作的開始是搜集資料。一部美術史著作必須有真實性、概括性及中肯性。真實要基於確切可靠的資料，概括要基於衆多周密的資料，中肯要基於適當利用質、量兼備的資料。資料大別分三種：一、實物——即書畫，二、詩文——陳氏的詩文，三、記述——著錄、傳記、評論等等他人所寫的文字。很幸運的是，陳氏的詩文，絕大多數已收入了《寶綸堂集》；記述方面，已由黃湧泉先生在他一九六〇年出版的《陳洪綬年譜》中搜羅殆盡，而且按年引用，大大便利了後來的學者。再者，我由老友王世襄兄的介紹，得識黃苗子先生，他聽說我要編寫陳洪綬，就把他早年抄錄的陳洪綬資料卡片，全部借給我，其中有些他見過的抄本，目前已不容易找出(那時他計劃編寫陳的年譜，後來放棄了)，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一筆“橫材”！

在前三種資料之外，我爲了寫這位大師的生平，要吸收一些風土的氣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曾遊訪他一生大半時間生活及工作的三角地帶：杭州及蕭山在北，紹興在東，諸暨在南。先從杭州到蕭山長河鎮，瞻仰洪綬第一岳父來斯行弟來宗道的故居(其子來咨諷娶洪綬之妹胥宛)；他是陳氏最闊的近親：萬曆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兼內閣大學士、預機務，所

以他的“光裕堂”雖已破爛不堪，但規模寬闊，大門猶在，後來到田間抽水棚處看到倒斜的來宗道碑，已經斷缺。然後從蕭山到紹興城南的南池鄉，在其東偏南的橫棚嶺官山塢，拜謁了“明翰林陳章侯公暨德配來氏宜人韓氏宜人合墓”；墓的背景左爲香爐峰，右爲秦望山，都是畫家舊遊之地。回到紹興，去訪徐渭故居青藤書屋，甲申之變時，陳氏借居，房舍及小園還維持得頗爲幽靜，有藤有竹，雖非明末時物，依稀想見當日風光。隔日從紹興南行到陳氏故鄉諸暨縣東北的楓橋鎮陳家村。傳爲他曾祖陳鳴鶴的“光裕堂”，尚存大房數間，內部殘損；他祖父陳性學的故居“寶綸堂”，今已圯廢。至於他個人的故居，早已不存，遺址上祇有後來蓋的破房數間，一口傳爲他家用過的水井而已。最後到縣城南陶朱山腳的西竺庵遺址，又是幾間破房，看不出什麼年月。洪綬幼時，曾隨父親陳于朝在這裏讀書。此地舊稱芋蘿村，今名浣紗村，紀念絕世美人西施微時在此浣紗，從庵前下望青山小湖，猶可意味其人、其時、其境。次日回到杭州，由黃湧泉先生領着追蹤陳氏遊憩之處：今日的西山馬路，即昔日他感吟“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的楊公堤——裏六橋。現在“花港觀魚”入口的定香橋，數見於他畫上的款題；太子灣公園，就是他“太子灣識”一文中，自慚明亡後“每經前朝讀書處，則不忠不孝之心發”的感觸地點；而吳山則是他在己丑（1649年）正月來杭州住的地方。兩年多以後，他在吳山火德廟的西爽閣自寫詩序，說“坐吳山望西湖，坐西湖望吳山”。創作離不開時代，也離不開地域。雖然陳氏的晚明時代早成過去，其活動的地域也面目更易，但基本的地形地貌及鄉土風情，得以身臨心感，使我自然地對他的詩文書畫，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三

最重要的資料——陳洪綬真迹，散見亞、美、歐三大洲，而集中於幾個大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在海外則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與克利夫蘭博物館。其他所藏較少而有特殊作品或精品者，則有浙江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等；而海外有檀香山美術學院、倫敦英國博物館及蘇黎世利特伯格博物館（以上並不分等次，亦不包括私人收藏）。這些收藏我都親自去觀賞研究過，而且主要的地方去了不祇一次。研究方法很簡單：以有年款及可確定年月的作品爲標範，個別的探討其特徵，集體的觀察其演變，而且建立顯示這書畫家年歲及發展階段的實物系統，用來鑑定其他作品的真偽及推測無年款作品的大約年月。當然，去偽存真後，資料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除親眼看到的原迹以外，凡有第一流照片的作品也可以有相當把握的鑑定真偽及推測年月而收入編年表。其未見照片或照片不夠清晰的，甚至僅見著錄而莫卜存亡的則列入附表作個參考。至於見過原品，識其偽造，則除在鑑定一章用爲討論項目者外，一概不錄。至於少數不易決定真偽者，歸入存疑。在這簡單的研究方法下，工作量卻很大：第一步是到各公私收藏請求觀賞原迹，第二步是請求真迹的照片，第三步是利用記憶、筆記、照片及書籍作仔細的探討，第四步纔是編寫。幸而我自一九四一年開始與博物館界、學界及收藏家們接觸，半個多世紀來滄桑變幻，一直同老友、新交保持聯繫，所以這次已經得到不少方便。然而世界各地的機構都有規程，人事都有變化，收藏都有聚散，而新的發現需要新的關係去探求。對書畫工作者有莫大幫助的，是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的《中國古代書畫目錄》及其姊妹出版物《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其中記載的陳洪綬作品及其收藏單位，使我可以“按圖索驥”，開發新資源。可惜限於時間、精力、物力，我不能追蹤線索到全國的各省市，但已獲益良多，盡可能敲開了前此並

不知有相當珍藏的新門戶。在這一方面，我念及兩位老友的帮助：一是楊伯達先生，蒙他的安排，由故宮博物院的徐乃湘小友陪我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商店及徐悲鴻紀念館等處看到好些不常見到的陳氏作品；一是劉庚寅先生（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爲我聯繫在南京的江蘇省對外友協張鶴賢秘書長及蘇州市對外友協的諸能喜副秘書長，使我便利到南京博物院及蘇州博物館兩處去觀賞他們的寶藏，而且又親自陪我到首都博物館，看到兩件陳氏晚年的書畫。還有一位老友王世襄先生的慨助，不可不提：前面述及黃苗子先生的研究陳洪綬資料卡片，就是王老親自陪我到黃家找到取出來的，因爲那時黃氏夫婦正在海外。而且苗子先生珍藏陳老蓮自書詩冊二十四頁，書法似張瑞圖，是一件關鍵性的真迹，也是由王老代我請攝影師全部拍攝的。爲了搜尋使陳老蓮遭受不白之冤的小說《生綃剪》，王老又陪我到北京圖書館，後來找到了該書的鉛印本，就立刻寄下！說到北京圖書館，就想起陳洪綬的插圖刻本，在那裏得到冀淑英先生的幫助，看到幾種；然後在上海圖書館，不但見到了《九歌圖》及李告辰本《北西廂》，而且古籍組的任光亮組長及陳先行先生找出來陳老蓮自書詩卷、文稿及詞稿冊，真是意外的眼福；在浙江圖書館，余子安先生饗以陳氏早年的手稿《筮儀象解》；可見博物館之外，圖書館裏仍有相當數量的資源等待開採。現在到了談談私人收藏的時候：在紐約的老友王己千（季遷）先生、加州柏克萊的景元齋主人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及上海的程十髮先生，都是慷慨寬宏，願與同好互相切磋的收藏家，使我得機研究及攝影；在香港，要念及中文大學文物館高美慶館長在百忙中抽暇帶我去訪至樂樓主人何耀光先生，見到兩件陳氏真迹，並介紹我與承訓堂主人莫華釗先生相會，又見到兩件——而後來又託高館長寄給我這些藏品的照片；也念及香港藝術館朱錦鸞館長，使我在館中看到虛白齋（主人劉作籌先生）珍藏的兩件老蓮精品後，也得到照片，以充實本書。

四

觀賞真迹的重要性，無疑佔首位；但無論記憶力多麼強，沒有照片就不能做更深刻、更持久及比較性的研究；而且在編寫及製版印刷時，對照片質量的要求，尤其嚴格。本書圖版在六百幅以上，搜集照片用了我很多的時間及精力。因此在這方面，除上文提到的數事，有必要再擴大的敘述一下。幾十年來，我從事於編寫及攝製關於中國美術及歷史的教育電影，曾在北美、歐洲、日本、臺灣各富於中國美術藏品的博物館及私人收藏中照了不少影片及透明彩色片。文物出版社在負責出版一部份《中國美術全集》的時候，曾借用不少我的照片，這次由該社楊瑾社長及張國生先生的合作，以交換方式借來相當數量的陳洪綬書畫照片；採取同樣的方法，我也得到杭州西泠印社朱春秧先生的幫助，借到另外一批。近年來紐約的佳士得拍賣行經手的老蓮作品，頗爲可觀，其中國書畫組的黎翰墨（Elizabeth Hammer）女士，不厭其煩地搜出舊存的及新拍的照片多幅寄贈。真是有“影”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倫敦大學的韋陀（Roderick Whitfield）教授寄我兩幅英國博物館所藏陳畫的照片；潛心中國古籍的艾思仁先生自日本京都大學搜來的四幅木刻插圖複印張（別處都不見這插圖了）；曾著《陳洪綬試論》一文的古原宏伸教授自奈良大學寄來一幅不常見的人物照片；澳洲維多利亞國立美術館的潘關美恩博士寄來行書詩軸照片……這都是汗滴黃土時使眼睛一亮的白雲。當然，我要提及故宮博物院主持攝影的胡鍾小友，熱誠地給我很多幫助，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周衛明先生，除了編輯以外，他也是拍攝文物照片的專家，幫助我到南京、蘇州、上海圖書館及程

十髮先生處照了不少書畫的藏品。回想這幾年中搜集照片得到目前的成績，怎能不念及這些位朋友慷慨的支持和援助。

五

前述的陳洪綬真迹集中點，都給了我研究的便利，在此要特別陳述。在故宮博物院，得到楊新副院長的照應，辦公室方國錦主任的安排，保管部各位朋友的辛勤，使我能多次到紫禁城裏看到好像總看不完的珍藏。故宮是世界各國貴賓、學者及國內專家到首都後必來拜訪的頭號名勝，院方真是應接不暇，展觀文物的地點又缺，而能給我這麼許多機會，極為可感。記得有一次安排在漱芳齋，楊副院長剛陪一組日本貴客觀賞後，就過來與我暢談，共同欣賞老蓮妙迹，這也是在百忙中，把緊張與舒散相間的一法吧。上海博物館是江南收藏薈萃的中心，其中陳氏書畫既精且富；馬承源館長極為爽快，使我能有整日的時間在館裏觀賞及研究，達到最高的效率；這當然也要仗着書畫研究部鍾銀蘭副主任的熱心幫助及保管部各位女士的辛苦提取文物。事後我請求照片時，馬館長及鍾副主任商談後，非常慷慨痛快的答應，不久就由館中攝影師完成，寄給我相當數量的第一流彩片。因為件數很多，我在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兩次看過後，今年春天又到上海，那時纔知道上海博物館已遷出舊建築，正在修建新館，所以辦公處分置市內各臨時地點。不料我同馬館長通電話後，他仍然允許我去打擾，安排館方的單國霖先生接我到上海市檔案館，安安靜靜地又看了一整天的老蓮名迹，而且包括新收的十條《人物通景屏》，這件有年款的晚年“大作”，可以說是海內外唯一的陳氏通景屏！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是陳洪綬遺迹的收藏重點：我認識秦孝儀院長多年，書畫組林柏亭組長是新交，幾位副院長及攝影等部門的負責人，都是熟人；這次得到秦院長的特許，一次可以看到不少件，麻煩了老朋友胡賽蘭女士自庫房取出，一一精讀；大半藏品是舊友重逢，但這次看到了從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要點，得益良多。海外的陳氏書畫收藏，以美國為最，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亞洲部份負責人方聞教授的領導下，所藏中國書畫已為“世界級”，其中陳洪綬作品尤長於早期，在編年表中可以見到。致力於中國書畫的何慕文(Maxwell Hearn)主任對於陳洪綬的藝術也極有興趣，提供很多資料，並時常互相切磋；而亞洲美術部的業務部主任史文慧(Judith Smith)女士，幫我獲得極好的大型彩色照片，即便研究，又為圖版增光。至於克利夫蘭博物館，在李雪曼(Sherman E. Lee)館長及何惠鑑主任主持的時候，所收陳氏作品雖祇有三件，但件件俱精，其中一部冊頁有二十幅，數量也不算少。檀香山美術學院也祇有四件，以《陶淵明故事圖》卷的重要性而聞名。從前在院中任職的曾幼荷(佑和)教授曾寫過專文，是在海外研究陳洪綬的先驅。實際上，在文化機構方面，不論中外，我應表彰以示感謝的不能盡述，但必須提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的雲希正館長、浙江省博物館的楊陸建副館長、南京博物院的徐湖平副院長及蘇州博物館的錢公麟副館長。有的博物館為攝影需要適當文件時，國家文物局外事處王立梅副處長立刻發出准許函，也謹此致謝。

六

親睹真迹，收集照片，整理筆記，閱讀參考書籍雜文後，探討、分析及編寫的工作上了舞臺中心，於是學問中的“問”字大大增加了重要性。幸而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學術界的邊緣漫遊，交結了不少飽學之士，除了以前提到的各位以外，我在上海請教過顧廷龍先生、謝稚柳先生；在北京請教過啟功先生、傅熹年先生；在典故方面，請教過天津圖書館的叢書專家

劉尚恆先生；在佛像方面，請教過舊金山亞洲美術館研究印度及喜馬拉雅美術的謝瑞華(Terese Tse Bartholomew)主任；在花卉方面，請教過紐約植物園的巴內比(Rupert Barneby)博士。私人收藏家高居翰教授，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辦公室收集的書籍、照片、電腦記錄的明人畫單等一概供我參考，並介紹我去利用該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大量圖冊雜誌，其與同好共享學術知識的雅量及熱誠，不可不誌。還有研究陳洪綬的一大困難，是釋出他寫的草書及古體字；這一方面，我請教過紐約的八大山人專家王方宇教授，及在耶魯大學正在寫以傅山為題的博士論文的白謙慎小友。白先生精於篆刻書法之學，可巧對晚明書家在聚精會神的鑽研，不惜挪出時間為我查考——利用傳真及電話，解決不少問題；而且碰到疑難之處，有時為我向張充和先生請教，可感！總之，從這篇自序的開始一直寫到此，凡我提到的良師益友，我願誠懇地表示衷心的感謝。當然我對一定會有的錯誤完全負責，但如能做出些微的貢獻，不能不歸功於多少朋友們慷慨的助力。最後，我還有一段故事：今年春天，我把初稿五章寄給黃湧泉先生，請他教正；不料那時黃先生進了醫院，幸而後來治療的經過良好。到了五月下旬，事先探知他仍在家中養病，但可以見我，所以我從上海到杭州，專誠去拜訪。更不料他在病榻上居然仔細看過拙稿，而且寫出值得商榷及應該修正的意見，使我避免了不少錯誤！我回到萊溪居後，不久就收到了他為本書寫的序，表現他學者胸襟，對有共同興趣的工作者，盡量的鼓勵及幫助，真是不勝感激。

再者，有了文稿和圖片，並不能成書，必須經過編輯及設計師的大量工作和辛苦經營，纔能與讀者見面。因此，我衷心感謝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各位朋友，尤其是龔繼先、周衛明兩先生。又按照古代“內舉不失親”之義，我願在此向下述幾位親戚致謝：天津長兄翁開慶、北京五弟翁永慶及表弟吳空、杭州表妹陶沛，我多次麻煩他們，幫我在國內聯繫有關方面，完成各項事務。沒有他們的慨助，我會在太平洋上疲於奔命，而本書的完成要延擱數年！

秋深葉落，遍山滿谷，池面佈錦，草上鋪褥。歲月催人，日落燈明，一九九四年寫於美國東北之萊溪居。

第一章 陳洪綬生平

一 生 卒

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陳洪綬生於浙江諸暨楓橋鎮北三里長阜鄉的長道地^[1]。《宣統辛亥重修宅埠陳氏宗譜》第三十八卷記他的生日為十二月二十七日，可能不確^[2]。但如果他生在戊戌十二月四日以後，即入公元一五九九年。在未得生日的確證以前，其生年以公元論，暫作“一五九八年或一五九九年”。他卒於清順治九年壬辰，約在深秋或初冬，時為公元一六五二年。葬於紹興城南十餘里香爐、秦望兩山間^[3]。以中國的傳統方式計算，戊戌為一歲，壬辰為五十五歲。實際上他的一生，就相當於十七世紀的前半葉。

二 家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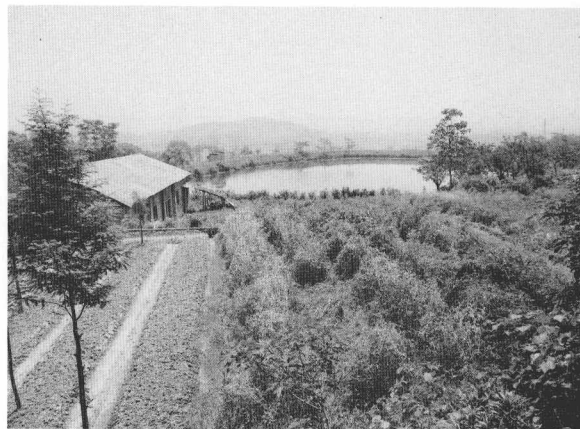
陳洪綬一名胥岸，字章侯。幼名蓮子，號老蓮，又號小淨名。明亡以後，自號僧悔、悔僧、雲門僧、九品蓮臺主者、悔遲、老遲、弗遲等。他生於一個源遠流長的世家，可以追溯到漢代太邱長陳寔（洪綬為其五十四世）。遠祖壽官翰林學士，在北宋末年扈從南渡，全家纔遷到浙江。曾祖陳鳴鶴曾任揚州經歷。祖父陳性學是萬曆丁丑（1577年）進士，做過廣東、陝西布政使，父親陳于朝卻沒有出仕。母王氏生了二子一女：長胥邕（字洪緒、亢侯），次洪綬，兩人相差五歲^[4]。女胥宛，嫁給蕭山來宗道之子咨諷，而洪綬的初娶就是來宗道兄斯行的女兒。來家是蕭山望族：宗道是萬曆進士，官做到太子太保，兼內閣大學士、預機務^[5]。斯行字道之，號馬湖，一號槎庵，是位飽學的文士，生性狂放，著作甚豐，對陳洪綬大概有相當的影響^[6]。

三 地 域

諸暨縣是個有相當歷史的地方：秦已置縣，越王允常在此住過，境內有諸山暨浦，因此得名。五代初改名暨陽，不久恢復原名。明清皆屬紹興府^[7]。楓橋鎮在縣城的東北，離開紹興的城區不過二十四五公里（地圖上的直線距離——下同此）。向西北約四十公里，就是蕭山。再渡錢塘江，就到了杭州。陳洪綬除了兩次或三次北上到北京之外，一生都在這三角地帶裏渡過：諸暨在南，紹興在東，杭州、蕭山在北。他的童年及早期多半在諸暨、蕭山，有時去紹興及杭州，二十六歲到二十七歲時初次北上，在途中及北京約十五個月；中年到甲申國變，則多半在諸暨與杭州，可能在三十五歲時又北上一年；四十三歲到四十六歲時離家最久，在旅途及北京花了三年又三四個月；晚年自明亡到去世，先是在紹興五年（包括在其附近山中雲門、薄塢，落髮避難九個月），然後在杭州四年；在去世的那一年裏，又回到了紹興。以地域文化而論，自古以錢塘江為界，把浙江劃為東、西。春秋戰國之時，浙西屬吳地，浙東則為越國。唐代置浙江東、西兩道，宋代置浙江東、西兩路。浙西有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浙東有寧波、紹興、台州、金華等八府^[8]。陳洪綬是浙東人，其根在浙東的諸暨、紹興、蕭山，可是他一生有很多時間在杭州，尤其是去世前的幾年。所以他兼吳、越的地域文化傳統，正像他在一六五一年《隱居十六觀圖冊》上題的詩句：“老蓮無一可移情，越水吳山染不輕。”先看“越水”——浙東的文化傳統，第一是大禹治水的傳說，而其中心點在紹興（舊會稽），至今還有禹廟、禹陵，紀念這位神話人物。而歷史人物則有公元前五世紀的越王勾踐，其兵敗降吳後能卧薪嘗膽，休養生息，在二十一年後滅吳稱霸的故事，長存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這又連帶到歷代首推一指的美人西施，她生在諸暨南部苧蘿山下的苧蘿村；在勾踐兵敗會稽的時候，他的大臣范蠡把西施獻給吳王夫差。吳亡，西施復歸范蠡，從遊五湖；而范蠡又是既有超人能又有過人之智的豪傑：他助勾踐滅吳後，稱上將軍，可是看透了勾踐祇可共患難，難與同安樂，浮海到齊



陳洪綬像



苧蘿村（今稱浣紗村）景色，自西竺庵遺址下瞰。
陳洪綬幼年曾在西竺庵求學。

國，治產數千萬，後散財去陶，又累資巨萬，這就是變成了傳說的陶朱公^[9]。當然，對陳氏更有影響的是號稱書聖的東晉書法家王羲之，他在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與朋友宴集山陰(紹興)蘭亭，寫了不朽的《蘭亭序》；他愛鵝且以書法換鵝的故事，是陳氏畫題之一。當然從那時起到明末，紹興的歷史人物難以盡述。再看那西北角的蕭山，唐置縣後，明清兩代皆屬紹興府；洪綬第一位夫人來氏的家，在縣西部的長河鎮，北瀕錢塘江，與杭州隔水相望^[10]。他四歲時已就塾婦翁家，十七歲侍婦翁几杖，那時想已結婚，所以這裏等於是童年、少年時第二個家，而去杭州的時候可能經過此地。提起杭州——中國六大古都之一：唐末到五代十國時期(10世紀初)，這是錢鏐所建吳越國的首府，開始築城修堤，奠定杭州的規模；他又大興佛教，寺院多達三百六十處，塔幢遍及城內外；吳越國歷五主，共八十六年，使杭州成為兩浙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陳氏詩中的雷峰塔(惜已不存)，就是當時興建的。到了一一三八年，南宋正式在杭州定都後，這座臨安府急遽的擴展成為當時“世界級”的大都市：城郭開拓到南跨吳山，北抵武林門，東接錢塘江，西臨西子湖的偉勢^[11]。南宋亡後，雖然杭州不再是京都，其氣派與繁華仍能使元朝時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讚之為“天城”，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宏偉華麗的城市”^[12]。講杭州更不能忘了西湖，而西湖與中國的文學美術，有不解之緣。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長慶二年(822年)作杭州刺史，任內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他喜愛的白沙堤，從斷橋起，過錦帶橋，到平湖秋月為止，後人念之，稱為白堤。北宋詩文書畫天才蘇軾在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任內開浚西湖，取泥草修築貫通湖南北的蘇堤，列入了南宋時已有的“西湖十景”——即“蘇堤春曉”。陳氏在杭州時，不知在舟中、橋畔畫了多少幅，寫了多少詩。為了功名，陳氏一生北上兩三次，出發點就是杭州，因為這是直通北京的大運河的終點。總之，陳氏的生活區域是風光佳麗、文史深厚、陶冶文學家、美術家的理想環境，加以現代文豪魯迅所稱的浙東精神：“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勞之風，同勾踐堅確慷慨之志。”^[13]使得晚年作遺民的陳洪綬在詩、書、畫中，貫注了遒勁不屈的特性。

四 時 代

要瞭解陳洪綬的一生，必須先縱觀一下他所處的時代。他出生的那年，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正是中國幫助朝鮮阻止日本侵略作戰七年後，把敵人驅逐出境的一年。雖然失地全部收復，可是明朝喪師十餘萬，糜餉數百萬，輜重損失極重，元氣大傷^[14]。本來神宗是一位奢侈的君主，好興土木，揮霍無度，國用拮据，就謀利增稅；礦使稅使，四出擾民^[15]。而且他荒怠已極，久不視朝，造成朝臣樹黨爭鬥，內廷閹宦奪權的形勢。廷臣中有見識及骨氣的，敢於進言及抗爭，他們同在野的學者們，互通聲氣；晚明的激烈黨爭，因此展開。企圖挽救頹勢的一支主要力量，是東林黨，而陳洪綬出生的一年，也正是東林黨首腦人物顧憲成與南浙諸同人開始講學論政的一年，他想形成在野派的政治勢力，影響朝政。六年後(1604年)，他與高攀龍等黨人在無錫建立東林書院^[16]。“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17]。這時朝臣中也分立黨派，由他們首領的籍貫而命名的，有昆宣黨(昆山、宣城)、齊黨(山東)、楚黨(湖北)、浙黨(浙江)，他們聯合起來，攻擊東林。到了神宗末年(1619年)，朝廷上的東林黨人，被他們差不多都排斥掉^[18]。光宗繼位，祇做了一個月就死了，熹宗於是登基。在這個時機，東林黨又抬頭了，在天啟初年(1621年)，他們的主要人物趙南星、高攀龍、左光斗等都位居要津，並不知道那大風暴的將臨。

熹宗又是一個荒怠的皇帝，盡情遊嬉，把朝事任給他的乳母客氏跟宦官魏忠賢。一個已經垂危的王朝現在進入了最後最黑暗的階段。客氏同魏忠賢結合，加上反東林黨的政客，羽翼既成，在天啟五年(1625年)，魏闖就利用矯詔、誣告種種手段，把東林黨人退職、削籍、搜捕、殘殺。雖然引起各地士民的抗議和暴動，冤獄仍在擴大，酷刑慘死的忠烈，前有左光斗等六君子，後有高攀龍等七君子^[19]。魏闖又榜示未殺的東林黨人姓名，永禁他們活動，而且毀盡書院，斬草除根。魏黨佈滿了內閣六部及四方督撫，浙江巡撫在西湖之麓建極其宏偉的忠賢生祠，各地仿行^[20]。幸而熹宗早死，到了天啟七年(1627年)，魏闖的罪行就由繼位的思宗果斷的處理。客氏同魏忠賢被除；崇禎初年(1628年)，東林

黨人再起^[21]，但入閣不久就退出了，已成尾聲。崇禎二年(1629年)，復社在蘇州南部的吳江成立，由張溥、張采領導，聯絡四方士子，要興復古學，致君澤民，自任東林的後繼；社員先後有兩千多人，聲勢浩大^[22]。同時，結束明室的兩大致命傷已經雙管齊下：一是外患——東北的滿清崛起，危脇京師；一是內亂——不能謀生的流民聚而為寇，蔓延各地。

滿洲的努爾哈赤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自立為汗，國號金，史稱後金。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率大軍下撫順，陷清河堡，朝野震動。神宗詔集的防軍反攻時，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大敗。天啟元年(1621年)後金兵連陷瀋陽、遼陽，勢力繼續擴大。同時明廷沒有一定的邊防政策，熹宗在位七年中，屢易邊帥，無法鞏固防衛。思宗登位後，雖然除去魏閹，但不能挽回大局。崇禎二年(1629年)冬，後金皇太極敢於進軍到北京德勝門，然後班師回遼。同時，明廷自壞長城，先囚後殺了督師袁崇煥^[23]。皇太極卻養精蓄銳，靜候時機。一六三六年後金改國號為清。

這時機也在崇禎元年(1628年)開始醞釀。陝西的農民在那年冬天起義，北京正在應付後金兵入侵，詔各鎮兵救援，應接不暇，於是李自成、張獻忠等率眾攻略，逐漸強大。李自成在崇禎四年(1631年)走依闐王高迎祥做闖將，轉戰十四年。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甲申正月初一日，他在西安稱王，國號大順。三月十九日攻入北京，登皇極殿。同日，思宗自縊於萬歲山(煤山)，在歷史上結束了明朝。這是陳洪綏離開北京回家的九個月後，所聽到的“天翻地覆”的消息^[24]。這時防阻清兵的寧遠總兵吳三桂，率兵來救，知李自成已進據京都，他退駐山海關。李自成親自東征，吳三桂自知不敵，向清兵求援，在二十二日的大戰中，李自成軍敗潰。他逃到北京匆匆即帝位後，在三十日撤出北京，向陝西轉移。五月二日，清國輔政多爾袞率軍入北京；九月，清順治帝(年僅七歲)也到了，十月一日定都北京，建立清朝。清軍追擊李自成，從潼關到武昌，在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在湖北省東南的通山縣九宮山上，李自成被鄉兵襲擊喪命^[25]。他的部隊繼續抗清。

其實，追擊大順軍的一部份清軍，在二月間已經開始南侵，要掃除明室的殘餘武力。那時，圖謀復明在南京稱帝的福王，已經坐了九個月的小朝廷，但將士內鬨，廷官傾軋，祇能苟延殘喘。四月時清兵攻揚州，督師史可法率軍民苦戰七晝夜，城破被俘，不屈而死；清兵洗城，殺掠極慘，史稱“揚州十日”。五月清軍入南京，擄福王於蕪湖。權臣馬士英擁宗室潞王到杭州，清兵追擊，在六月就佔領了杭州，潞王投降。同時江陰與嘉定兩城，給清兵以堅強的抵抗，江陰守了三個月，城破後也遭屠殺慘禍，而嘉定敗後復抗二次，受到三次殺掠，史稱“嘉定三屠”。浙東和福建在福王潞王被俘後，又有明宗室魯王、唐王建立南明政權，抵禦外侮，而且得到從前反明的大順各軍及張獻忠大西軍的響應。六月裏魯王被迎至紹興，號稱監國。閏六月，福州唐王建號稱帝。九月間，大學士黃道周自己招兵北伐，十二月兵敗被俘，解到南京，後不降被殺。同一年的冬天，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聯合了大順軍的部隊，在湖北發起攻勢，在湖南、江西等地展開戰鬥。可是在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清兵破魯王軍，魯王脫身逃到廈門，浙東就受了清朝統治^[26]。唐王在去贛州督戰的時候，八月到了福建汀州，被清軍襲殺^[27]。進攻泉州、福州的清兵勝利後，基本上吞併了江、浙、閩。十一月，在成都抵抗清軍的大西國皇帝張獻忠中箭身亡，又暫時平定了四川。

差不多同時南明桂王在廣東肇慶登位稱帝。清軍與明軍在湖廣江西各地展開戰爭，在一六四七年到一六四八年間，清朝並不順手，不能控制長江以南湖廣之地。順治六年(1649年)初，南明大將何騰蛟被俘處死，大順諸軍敗的敗，散的散，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軍破桂林，大臣瞿式耜被俘受戮。桂王逃奔南寧。後來輾轉到了貴州，受到大西軍的庇護，而且在順治九年(1652年)三月，出師北伐，要滅清復明。這就到了陳洪綏去世的一年^[28]。

再回看離開陳洪綏較近地域的抗清活動：魯王逃到福建後，受到鄭家兄弟的支持(泉州總兵官鄭芝龍降清後，他的子侄繼續抗清)，及將領張名振、張煌言等的擁護。尤其是芝龍子成功，不斷攻襲閩粵沿海州縣。他同二張合力，反攻長江兩岸。一六五二年春，鄭成功攻海澄，圍漳州。浙江、福建的清軍，常受打擊。而且自一六五〇年，他就同桂王通聲